H. H. MU CHINESE LIBRARY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
諡文簡程公墓誌銘　歐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歐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王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
施先生墓銘　韓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
孔處士墓誌銘　王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王逢原墓誌銘　王
王深父墓誌銘　王
柳子厚墓誌銘　韓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李元賓墓銘　韓
覃李子墓銘　柳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并序　歐

潮州長史[illegible]默君墓誌銘　歐

尹師魯墓誌銘　歐

梅聖俞墓誌銘　歐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

馬少監墓誌銘　韓

薛質夫墓誌銘　歐

張子野墓誌銘　歐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歐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

文編卷之六十二　墓誌銘

武進　荊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帛　子行　校刊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

此文之密豈在班孟堅下哉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　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

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

請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猒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
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
叙得有味
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
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
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
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
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
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

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

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誂大理評事許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諳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

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畢州團
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
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
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于左于右惟公是毘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
爲于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于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耈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詔

變實文貫簡整總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歐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
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
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

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
某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
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
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
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
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
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贇明祖妣秦
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
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
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

儒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僖中詔舉辭學
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
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
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
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
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
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
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
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
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

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以爲小故不足爭
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若其大則爭以爲不可遂
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
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曰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
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
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
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士民夜會聚遨
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
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欲止卒宴民皆

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卒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有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至於亂也使者視

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是上益以公為能遷
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兩宮宦者治獄得縫
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入獄公立辨其非禁中
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
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日火哉乃建言此
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
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
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
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

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决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

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逮與宦者皇甫繼明爭冶行官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

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寇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

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
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
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
卒不復用旣徙鎭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
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
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
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
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
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
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

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
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
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
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
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
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
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此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互見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歐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

大興學校學者甚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爲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

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

○併其語及議論合叙之

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

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盡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
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
紀言格
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
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
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
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
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
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
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
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

嗣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
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
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
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于
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
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
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
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
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
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

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
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
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
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
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
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
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
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
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
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

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土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猒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

也文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

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寀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

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
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
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
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
祝行脩守秘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秘書省校書郎世
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爲進士知名于時
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
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
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
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

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數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變、貫、總、庶、學、文、

中丞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王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

好文

斷

提出二大事

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為
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
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
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
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
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
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
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
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

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
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
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
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
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
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
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
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
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

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追序有為　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　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

威武像有蚘穿其基則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
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蚘果出公即舉笏擊
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爲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
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
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蚘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
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
讒誦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貫、變、簡、

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國學　施先生墓誌銘　韓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

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

曰姞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
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𩹉爲博
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吴人曰然曰續亦載其
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亭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
言其旨容徵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
[illegible]士、死矣誰嗣爲宗縣曰
變、虛、簡、
歐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文編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
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
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惟迂百出雜僞真後生輩毋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老其不在斯文　正簡、文貫、

銘詞擬樊宗師銘

一生十六事或提在前或綴在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

此文極其變化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

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
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illegible]
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
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
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
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
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

言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

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
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
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變、貫、虛實、

孔處士墓誌銘　王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

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
先生為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
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
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
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
以為言乃詔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
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
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
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實]乃特
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驕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

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
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
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
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
未嘗疑人人亦以實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
語斟酌
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
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
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
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
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

乎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死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邪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私繄志之求 圓正貫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毋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

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
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
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
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
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
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
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
有所絓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絓數十人為之皆哭掌
獄者驚起自守守亦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其謂其

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族弟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云

貫繁、

議論　王逢原墓誌銘　　王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

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盖無
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
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
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于妻子內有以明于己外有
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于天下矣此孔子
孟子伯夷柳下惠楊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
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
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
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
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

[illegible]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
重而有功於天下者矣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
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
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
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
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
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
女銘曰
壽胡不多夭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
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王深父墓誌銘　王

滾滾議論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人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于揚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
歿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志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廸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貫虛

柳子厚墓誌銘　韓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詞微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

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以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此格自以旧東傳來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

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
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
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
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
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
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
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
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

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文變

知州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

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横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蒲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奇語

簡

李元賓墓銘　韓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

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

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旣斂之三日友人博陵

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

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

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

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

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爲韓公之友不知

發之何以如此其畧也

覃季子墓銘　栁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説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横竪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其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慼其文不大入於世求其墓以石銘

銘曰

與其獨豐其辱

簡、貫、變、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并序 歐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特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

想見其人旣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濬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巳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戸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戸讀書絶筆不爲

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説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禀（結）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

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晩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于遠方而學又晩成常歎曰知我

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其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歐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欵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子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
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流
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
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
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
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

有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
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
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
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
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

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艸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

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落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未垂

正虛

尹師魯墓誌銘　歐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
簿河南府戶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
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
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
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
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
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
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

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

法斬之而不果其後亦入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
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
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
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
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
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
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

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虛變文貫

直講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一事　歐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坐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友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淸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

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
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
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
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
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
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
晋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謌詠聖化乃
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
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
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

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
湖州塩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
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
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
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
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
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
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
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迮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蕿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一準貞曜誌　正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

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豈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常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早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

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源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否吾能爲已矣無悲 [illegible]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

先生七歲好學教然不苟戲笑盡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　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輙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礲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

施於家不傳見于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于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毋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旣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塼追而納諸墓

叙交

游

馬少監墓誌銘

韓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
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
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瑶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此歐文黄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議論
格

薛質夫墓誌銘　歐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

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
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
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
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
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
以卒享年三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
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
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
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
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

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賀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顔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哲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賀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

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庻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閼矣久也其存

叙交游　張子野墓誌銘　歐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
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
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予野質厚林良孰也其育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貫、簡、變、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歐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
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
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
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敎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
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繼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會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
召從古以爲廵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
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申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
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
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千里奔馬驟然斂足
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
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上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
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溍殿中丞女三人
長適國子博士表成師次適大理寺丞李巖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濡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于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衆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叙女德簡叙書詞纖悉

歐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

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

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一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虛形容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

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内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内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内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嘗是特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夫人八生三男曰奎奄胄令夫人生二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四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胥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此銘與前作六人語皆是善生發處此是作文人文字之法也

文編卷之六十

紗